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征文(第三季)

大寒，冬之终。大寒至，阴寒冰冷，凛冽咆哮的寒风，刀锋般划过天地时光，淮河大地的根脉不为所动，巍然屹立。巍巍八公山，若静卧沉睡的巨龙，静等暖阳唤醒它的精髓。洁净的白雪，纷纷扬扬地飘洒，荒荒被覆盖，陈日被掩埋。白雪深覆，泥土下蕴育生命的根，在黑暗中蛰伏，静听春的声音。被誉为“花中之魁”的梅，以她雪中高士的志向，在瘦山寒水间，红如火，白如玉，在冷艳中微笑，在寒风中映雪。“君子之花”的兰，高洁坚韧，向阳而开，倚爱而栖，刺破冬末苍茫，叶舒铁骨呼喚花魂。大寒，是冬的蛇尾、春的马首。寒极暖生，冬愈以凛冽，春愈以温柔。淮河儿女站在大寒的门槛旁，倾听上天敲响的送冬迎春的钟鸣声，钟鸣的强烈声浪，震撼淮河大地，低沉厚重的频率，庄重威严和谐而高妙。遥望冬的跛脚而蹒跚地走进寒冷的隧道，时光路途愈行愈短，直至终点。大自然诸鸟应和上天之声，报春鸟首先开清脆歌喉，春的信使乌鸫鸟，歌喉婉转欢呼春将归来。“金衣公子”的黄鹂鸟，是大自然的歌唱家，抖撒着金黄鲜丽的羽毛，嬉戏林间，歌声悦耳，婉转动听。那象征春的燕子，轻盈灵动，以敏捷灵活而优雅的舞姿，在空中翩跹着多彩的舞蹈，爽爽地传递着春的新颖与和暖的气息。田野边，道路旁，白杨树的秃枝条显得苍峻高大。农家院落，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雪人，仿佛牵着手连着心，缓慢平稳地走向

冬天的尽头。春暖的低吟，燕雀的呢喃，微笑着向淮河大地迎面而来。大寒，景致美。大寒时节，万般风景蕴含其间。寒风虽寒，无损天地之美，淮河儿女渴盼春的意念时，仍难舍冬之景观。那冰挂晶莹，悬于檐角枝头，似时光的五弦琴，叮叮咚咚的旋律，坠地脆响。那白雪包裹的街道、包裹的路灯、包裹的腊梅，满目嫣红，驱散大寒的寂寥，淡香飘洒，镌刻着春的美颜华彩。大寒酝酿孕育着暖暖春意与明媚的春景，灵动一指，纯净的水墨画卷延展淮河儿女眼前。八公山的青松，万千落叶枝干，不屈严寒，不畏冰剑，刚强不屈地以坚韧的姿态，书写着生命的新篇。院中墙角的腊梅，满日嫣红，驱散大寒的寂寥，淡香飘洒，镌刻着春的美颜华彩。大寒酝酿孕育着暖暖春意与明媚的春景，灵动一指，纯净的水墨画卷延展淮河儿女眼前。八公山的青松，万千落叶枝干，不屈严寒，不畏冰剑，刚强不屈地以坚韧的姿态，书写着生命的新篇。院中墙角的腊梅，满日嫣红，驱散大寒的寂寥，淡香飘洒，镌刻着春的美颜华彩。大寒酝酿孕育着暖暖春意与明媚的春景，灵动一指，纯净的水墨画卷延展淮河儿女眼前。八公山的青松，万千落叶枝干，不屈严寒，不畏冰剑，刚强不屈地以坚韧的姿态，书写着生命的新篇。院中墙角的腊梅，满日嫣红，驱散大寒的寂寥，淡香飘洒，镌刻着春的美颜华彩。

大寒，诗意浓。岁晏时节，寒威盛，春光跃动哀升，春的宏大交响曲正待奏响。淮河大地诗意的风歌，吼寒曲，呼啸着冰雪的凛冽之音，声若雷，利似剑，卷山峰，掀洪流，纵横驰骋天地间。天地默默匿

隐，脉仍搏动，气息尚清。大地母亲的呼吸，既轻而缓，又深而沉。田野麦苗的舞动，蕴含着绵绵充沛之力。大寒诗意的雪舞，质洁形美，曼妙而幻，若仙女凌波，如神女逸飞，袅袅娜娜，轻盈柔美。雪影如烟，玄冰百里，封山锁河。冰纹聚敛，八公山眼眸，凝视大寒冰光；如淮水明镜，映照冬天寒曦。冰魂守岁华，寒魄蓄春声。阴阳促春芽滋长，万物静候春光。大寒诗意暖流涌动，寒料峭，冷极至，大寒春韶，地升华彩。冰雪潜流，涌蓬勃春望。因寒狱之阳，决绝破冰，这是生命的力量，在寒威中积蓄，于严寒里蕴藏。墙角的梅，暗香飘逸，为寒流冷光，添上温婉柔肠。淮人的庐舍，暖焰生辉，馥郁飘香。阖家团聚，春暖情怀，温软绵长。

大寒，唤春归。民谣说：“小寒大寒，无风自寒。”民间俗语更直截了当：“三九四九，打骂不走。”大寒冰封雪覆，朔风怒吼，寒冷直抵心骨。粗犷豪放的淮河硬汉，不与呼号的北风叫板，只与家人共济寒冬。淮河儿女说“过了大寒，又是一年”。大寒与岁末相逢，大寒后直抵除夕，人们喜悦之情频添脸颊眉间。这时淮河天地飘着浓浓的年味，家家户户为大年做准备，置新衣、制腊味、扫尘、备年货、吃传统美食等，轰轰烈烈迎新，热热闹闹接年。大寒后，立春来，万物复苏，新

的轮回启动。大寒的日子，潜藏着暖心的喜悦与温馨。阵阵微风，拂来扑鼻春香，携带着春雨雨露的味儿。雪松得微雨滋润，英姿飒爽，苍翠浩瀚。田野逢甘霖而丰饶，一派生机葳蕤蓬勃。严寒褪尽，大地回春。不畏大寒，淮河酒越喝越暖，有家酿美酒助兴，最惬意的温暖莫过于此。家人围坐，好友相聚，围火炉，温美酒，闲聊闲篇，谈酒兴神，暖了身，又暖心，大寒不寒。彤云冰冻低垂地面，淮河天地洁白宁静，山河一色，阅自然，悦冬色，感受天地美韵，体察自然纯净，心旷神怡的肌理，好像洗涤了世间尘埃。淮河岸边，古城墙下的垂柳，悄悄返青泛绿；院中窗下梅花饱含春风。人的心情愈来愈愉悦，物丰品多愈来愈富足。淮河大地，八公山岭，古城内外，春神的脚步踏着季节的鼓点，朝着温馨美好，健步走来。

冬去春临，星月运行。时光流逝，季节更迭。岁月流转连绵天，韶华溢彩繁荣至。上天敲响的钟声，袅袅萦回淮河大地，神秘而深邃，空灵而清幽。淮河天地仿佛置身于仙界最美的时空。呼春来，唤春归，万物恭迎春来，人间回荡春声。上天钟鸣的巨手欲推开春的大门，春的绿色大幕也将缓缓拉开。在这峥嵘盛世里，上天钟鸣的霞光，为淮河大地镀上了璀璨耀眼的华夏高风的金光；锦绣春色的岁月，为淮河儿女捧上最丰厚最慈爱的风骨千古的褒奖。

随 笔

生命中不能没有冬天

赵鸿冰

推开寂寞的寒窗，外面的世界一片圣洁，一脉相连的远山白皑皑一片，古城墙若卧龙般身着肿胀的银装，纹丝不动地立于雪野之中，护卫着一夜风雪洗礼后的小城。护城河失去了往昔奔突咆哮的气势，变得恬静起来，未被雪层覆盖的水面，在冬风里漾起微微的涟漪。

雪足足下了一夜，覆在檐角路边，高高矮矮的楼房，平平仄仄的道路，便也有了几分冰饰玉砌的模样。稀稀疏疏的人流，前前后后的车辆也在这雪下深深浅浅，晃悠悠地行进。调皮最是八九岁的孩子、十二三岁的少年，顾不得看路上是否有人，纵身朝雪地上冲，溅起一大片雪花。潇洒最是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撑一方明艳的花伞，在街道上以模特儿的“猫步”踏雪，任路人蓦然回首，睹其芳姿倩影。小伙子们更是不少了在冰天雪地展示其风采，漂亮的霹雳舞动作，令人赞叹。老妪、老翁只管无声无息地蹒跚走着——真是岁月不饶人呀，就像这残酷的冬日，转瞬就淹没了他们的青春、朝气和生命力充沛的盛年！

我也走在这雪后的时光里，听踏踏的脚步声踩在雪上，践着我纯洁无暇的思绪。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，带给人们的似乎只有清冷、严寒、肃杀、萧条，但冬天不也依旧带给人们欢乐和喜悦吗？雪不就是自然献给冬季里的人们的最好馈赠吗？田野里，麦苗盖上一层厚厚的被褥，千树万树的枝头上冰饰玉砌，让人联想起岑参笔下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意趣。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手堆起了雪人，塑起了罗汉，欢声笑语使人忘记此时正是冰泪横流的冬天。

日出雪霁，晴朗的天宇下是清新的风清爽的大地。害虫冻死了，尘埃消逝了。那些复苏的生命经过冬雪的滋润后，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。生命中不能没有冬天！我想对着苍茫天地、皑皑雪野说，冬季最好来一场雪，三九最好来一场雪，来一场如席飞雪，来一场鹅毛大雪，来一场潇潇羽雪！

生命中不能没有冬天！

大寒与小寒都是二十四节气中表征气温类的节气，小寒表示天气开始寒冷，大寒则是一年之中气温最低的时候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：“小寒，十二月节，月初寒尚小，故云。月半则大寒。大寒，十二月中，解见前(小寒)。”对于如何度过大寒时节，唐代诗人元稹说：“大寒宜近火，无事莫开门。冬与春交替，星周月讷存。……”宋代邵雍在《大寒吟》中亦说出这时节的气候物候景象：“旧雪未及消，新雪又拥户。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。清日无常辉，烈风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大寒时节的淮南地域又是何种的景象呢？凌晨之风从淮北大平原一路滑下，像脱毛的老羊皮大氅，贴淮河面擦着走。水面比白日里缩下去，滩涂裸出灰褐的湿沙，缝里嵌着碎冰，冰碴如没长齐的乳牙，脚踩上去，闷闷的“凜”，那种钝重的响，似木棒敲打冻肉，回声被肉脂裹住，走不出多远。

在河堤沿看雾从河心慢慢升起，不散开，只在离水面高处平铺成一层灰盖，严严实实捂着淮河。雾慢下的水还在流，极慢，慢到能听见它擦着冰缘的“嚓嚓”声，像老人从水盆里慢慢提出浆硬的裤脚。此刻，整条淮河似一盘被拉长的旧磁带，大寒就是那枚金属磁头，将冷意一丝一缕录进去，也把田家庵淮上码头的汽笛、岸边长堤的枯草絮语，都收纳进清寒的磁纹里。

翻过长堤石阶，下到堤脚码头，花上一块钱渡河到北岸去看大湾地。麦苗叶尖挂着霜钉，霜钉太重，把叶片压成弯弯的弓，背着冻土，硬是不折。伸手去拨麦叶，叶背会发出细碎的“沙沙”声，不是叶片摩擦响，而是霜粉被弹落的轻响，譬若黑板上突然擦掉的粉笔

散 文

大 寒 凜

程晋仑

字，只留一隙白痕，转瞬就灭。

表土早已冻成硬壳，壳下却松松软软，指甲抠破一层薄冰，冒出一点混土腥的潮气，气裹着旧年馊烂的稻香味，微酸，如同灶台上放冷的馊稀饭。蒸气上串，霜气下沉，两气相遇表根处，竟凝成一条看不见的“暖缝”，缝里温度比外头高，麦根就挤在这缝里，像躲进被窝筒的小孩，外面再冷，被筒口不留一丝暖意。

远处传来“咚咚”的闷声，不是机器轰鸣，是地下水冻胀，撑得田埂里暗渠作响，如同有人在地下敲空瓮，瓮壁是冻得发脆的黄土，回声被牢牢箍住，只剩一下一下，似乎就是大地的心跳。

这时节，瓦埠湖、焦岗湖的滩涂变化不小。湖水每年往湖心缩一尺，滩涂就往湖里长一尺，滩边芦苇早被割尽，只留下密密匝匝的苇茬，茬顶着尖锐的冰溜，像无数支没羽之箭。风穿过箭缝发出“嗖”的轻啸，声音被冰溜反弹回来，像箭尾触点在铁皮上，碎成短促的“凛”。

滩涂中有残沟，沟水没被冻实，表面浮着薄冰，薄到能映出水下气泡。气泡缓缓地移，不上冒，横着滑，如玻璃珠在绸缎上慢慢游走。跟着气泡走，走到沟头，气泡突然消失，水面随即鼓起半圆冰包，冰包“啵”炸裂，溅起几点冰星，这是水在零下度数里吐出的最后一口气，气被冰裹住，就成时间的小包袱，里面藏有一冬的清寒。

蹲下身细看冰包边缘，一圈白絮，

是湖底翻上来的沼气泡，已被冻成微小冰球，极似淘米水洒进星空，星粒转眼就冷固成霜。拿手背去触，冰包立即暗下，温度被皮肤吸走，白絮慢慢变透明，像突然关掉灯的灯，只留一点凉意，于掌心久久不散。

此时节，钢筋水泥构筑的淮河大桥也是变化了。钢筋会冷缩，缩得把伸缩缝里的橡胶条都挤出来，条面上结着白霜，霜被车轮碾过，留下道道白辙，像有人用指甲在黑板上划道，却怎么也划不透那层冰硬的冷。

倚着桥栏望远，一拖船正顶流而上，船首劈开河面，水花被挤向两岸，层层浪花叠叠成临时的小水堤，高不过一掌，却足以让亮的河水从顶上翻过。水过堤发出“滋滋”声，尾音被冷空气吞掉，只剩“滋”的开头，短得几乎听不见。

河两岸的平圩电厂、田家庵电厂、洛河电厂的冷却塔，正吐着蒸汽白龙，龙身被北风伸得老长，与河面平行着飘。风吸，白龙就缩成根根银柱；风呼，龙身就抖出鳞片状的云絮。白龙之间，俨然是整座淮南城区的呼吸——吸，是街巷里煤炉的青烟往回缩；呼，是水面的裂缝又扩出一丝细痕。我站在这水与风的缝隙上方，宛如站在被拉长的橡皮筋上，筋越冷越硬，却也在悄悄蓄力，只等第一缕北风掠过八公山、舜耕山，便“啪”地一声回弹，抖落满身的寒。

城区里的老北头街巷窄得很，天色

散 文

颍滨访古 祠宇凝香

姜之勇

2025年年底，我会同市谱志协会的几位同仁驾车专程赴颍上谢桥镇，拜谒颍上龚集姜氏祠堂。

深冬的风掠过田野，带着麦苗的青涩与泥土的湿润，牵引我们走进龚集南头那片庄严肃穆的建筑群——颍上龚集姜氏祠堂。从龚集街南头走出右拐100米左右，远远便望见朱红的围墙掩映下的金黄琉璃瓦，在阳光照射下透着典雅的光泽。祠堂门前是一个不大的广场，大门上方“姜氏祠堂”四个大字颇显书法功底，为这古朴的建筑增添了几分文韵风华。门前一左一右两尊石兽默然伫立，雄狮踏绣球象征威仪，雌狮护幼狮寓意绵长。门侧五寸高的门楣，既彰显着家族的尊崇，也暗示着对先祖的敬畏。跨进门槛，三进三出的大院豁然开朗，前殿、中殿、主殿错落有致，雕梁画栋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可见匠人的精湛功底。据颍上六稻文化研究会会员、祠堂负责人姜允强介绍，颍上龚集姜氏祠堂是在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姜法民公的带领下，全家人集资兴建，历经三年于2015年清明正式竣工。落成典礼的时候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宗亲齐聚于此，祭祀先祖，慎终追远。还从当地和河南请来几个戏班子连唱三天大戏。一时间，祠堂前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也见证了姜氏家族精神的凝聚力。如今，老族长姜法民已经去世，但在姜允强的介绍中无时不透露出对这位修谱建祠者的尊敬与爱戴。

穿过前殿，中殿又叫“三公堂”，大中公、协中公、立中公兄弟三人塑像端坐其中，大中公居中。栩栩如生姜大中、姜协中、姜立中三兄弟仿佛在向后辈诉说着一段乱世南迁的家族史诗。据《颍上县志》及1962年编写的《颍上龚集姜氏谱序》记载：明末，时任民兵部员外郎的姜大中奉旨携三弟姜立中宦游江南。出京不久，闯王破京，清兵入关，明亡。兄弟二人无国可投，无家可归，辗转江南，落脚龚集。后又回山东曲阜接来祖母开太夫人与二哥姜协中。从此，三公同心扎根颍上，以忠孝仁义为基，耕读传家，终成当地望族。如今，“三公堂”的设立，既是对龚集姜氏三位始祖开基拓土之功的感念，更以“三门”同源的寓意，昭示着“三支并茂，团结一心”的家族信条。“三公堂”前的对联也颇让人深思：“三公播德颍滨拓业垂万古，阖族承风龚集传家耀千古”，这不正是维系

着三万余龚集姜氏族人的精神纽带吗？

主殿建在最后面，殿内正中供奉着始祖姜子牙的塑像，神情肃穆，仿佛仍在庇佑着太公后裔、姜氏子孙。步入大殿，顿感庄严肃穆。大殿两侧的彩绘壁画，展示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功绩以及姜子牙的生平故事等，让观者直观地了解中华民族起源、姜子牙的历史贡献，同时也丰富了大殿内部的视觉层次，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，增强了游览的审美体验。

姜允强介绍：祠堂的一砖一瓦都凝聚着族人的心血与赤诚，族人们注重将祠堂建设与当地经济文化相结合，依托祠堂举办廉洁文化展、开展地方民俗活动、非遗展演等，还开设乡村书屋、便民议事厅、农产品展销点等，让祠堂成为服务村民、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平台，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共赢。每逢清明、春节等传统节日，祠堂还举办系列活动。通过祭祀、展演、座谈会等方式，让姜氏家规家训在这里随香炉里的青烟一同传承，年轻人在这里聆听家族故事，爱心企业在这里举办“暖宗亲”活动，让孝道与善意在祠堂内流转，使祠堂成为“供奉先祖的场所、在外游子返乡圆梦的家园、家族繁衍的见证与历史传承的延续”。

夕阳西下，祠堂的琉璃瓦上染上一层暖橙光晕，院里的松柏和银杏树下斑驳的影子。移步于古碑和布满东西两面墙的功德碑之间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背后，是一个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。是啊，这座矗立在皖北大地的祠堂，以其庄重的规制，承载着家族的荣光。“三公堂”的设立，铭记了家族迁徙的根脉，而族人的世代努力，更让它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走出祠堂，晚风送来附近农舍里爽朗的笑语。我忽然想起一副对联：“神农伟业家声远，炎帝仁风世泽长”。所谓世泽长，家声远，不正是这样在祠堂的香火里，在族人的血脉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吗？祠堂是中华民族宗族文化、伦理观念与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，它贯穿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，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结、文化传承、社会治理深度绑定，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。

我坐在小巷旁边的台阶上，静静听着好友的诉说。在他的讲述下，几个年轻人稚气未脱的模样又跃然眼前。那年我们一起在城墙上冲着远山呼喊，把青春和梦想寄托在源源不断的回音里；那年我们一起在我家阁楼上彻夜畅谈，把烦恼和困惑都融化到袅袅飘散的烟雾中。

他说，北方有家人，很好很温馨。但故乡的一切，仍是自己永远不愿醒来的梦境。这些年，每当从电视上、报纸上、抖音微信上看到故乡县的消息，他都会关注、下载、转发。看到幼时玩耍嬉戏的破旧街道、巷落、城墙、寺庙，如今都流光溢彩，成了火爆的网红景点；当年乘坐农班车一身尘土到达的偏远乡镇，现在成了一座新兴日上的经济开发区。在开心和骄傲之余，更想常回家看一看。不论乘飞机、坐高铁都方便，因为家乡周边有机场和高铁站。

好友特别羡慕我的老父亲，作为当年同样在东北戎马生涯二十余年的老兵，转业后，最终选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，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古城景没有编织完整，他就因家庭和生活原因，踏上了去往东北的从军之路。

本以为几年后，他可以退伍返乡，我们兄弟们还能并肩相守。可好友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，边训练边复习，成功考取了军校，扎根军营，彻底留在了北方。

这些年，好友从尉官到校官，军旅生涯平顺，还在北方城市娶妻、生子、安家落户。其间偶尔回来探亲，呢制军装英武挺拔，看上去意气风发。风凛凛，冷意还在加码，淮水继续自我收紧，像一条越拧越细的巨绳，将凛冷一股一股拧进去，越拧越紧实，细到能勒住自己的尾端。大寒，就是这条绳的最后一段，绳头系着淮南的河与堤、麦与藕，绳尾系着即将来临的立春。

眼下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淮南百姓来说，只需在这绳结里，留下一道细细的缝，让风过去，让水过去，让凛冷过去，让记忆过去，也让那即将漫过八公山和舜耕山的暖意，先一步，悄悄过去。



登楼望春 张有杭 摄